

# 同出异名 殊途同归

◆ 林明杰

## 林距离

陈家冷、谷文达这两位前辈艺术家的“巅峰对决”，是近期上海艺术界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

有意思的是，此二位师出同门，都毕业于浙江美院，都师从陆俨少，却又是陆俨少得意门生中画风最“叛逆”的。他们的艺术生涯都在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之路，但他俩的做法截然不同。

3月6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刘海粟美术馆联袂主办的《当代海派名家·双人展系列——陈家冷、谷文达》闭幕，但这个展呈现的话题却仍未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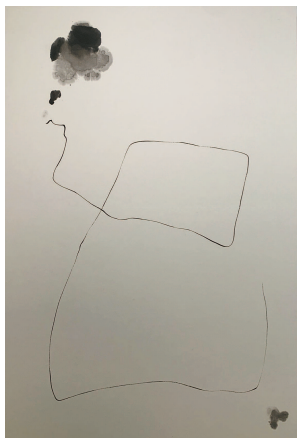
文字是人类创造出来表达和交流自己感受和认知，并完善自己思想的；而艺术承担的则是文字难以表述的那部分人类思想情感。

文字的严谨性、逻辑性趋向，逐步导向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的自由风骨，则不断促使人类突破已形成的规范和习惯性思维。

陈家冷是大家都熟知的艺术家。长期以来，他像周伯通那样左右互搏，以求突破自己

已成功的艺术风格。尤其近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将传统书法化为崭新的画风。他认为中国绘画基因中的书写性非常重要。灵动多变的书法性线条，不只是一种形式或技法，更是传统文化的思想性和生命力体现。但书法在历史上虽然一直附着艺术性，却毕竟是文字。是文字则有规范，有规范则不得恣肆。他想将书法提炼为绘画创作的一个元素，类似于康定斯基论抽象画中点线面的元素构成。貌似书法，但内核已非。它不须承担文字的使命，可以尽情释放其中凝聚了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可以酣畅表达艺术家内心的律动，但也不拒绝绰约的文字身影带给人们的暗示。这次他以一组作品铺陈了整个展厅，以他最新的画风演绎了一首家喻户晓的词，但词中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一幅画，而所有的画组成一件作品，一件源远流长而别开生面的艺术作品。

谷文达，我更愿意称他是位思想者。无论是当面谈谈还是在网络上观他的访谈，他的言谈总是简明透彻，逻辑清晰。这在艺术



来，离经叛道已成为他的标签。

不过，他的叛逆不仅针对传统艺术，也针对西方当代；不仅针对他人，也针对自己。作为“85新潮”重要成员，与黄永砷、蔡国强、徐冰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实验艺术“四大金刚”之一，他具有哲学家般的自我反思，认为当年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更多属于单向学习、搬运的过程，而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是双向的，有自己的文化态度和创见，在审视自己传统的同时，也审视西方当下。

谷文达有句话与我曾写过的观点不约而同：“我们确实丢失的，是我们先祖的创造精神。”

他指出：“艺术家将目光转向传统与之前转向西方都存在偏颇，也都后矫枉过正，这



家群体中并不多见。可以感知到他深受哲学的熏陶。

很多人都知道陈家冷是陆俨少的学生，但很少人知道风格前卫的谷文达也是陆俨少的得意门生。一路走

是整体生态落后所致。”

他期待，蜕变中的5000年的基因库，重新启程！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中国古文字在谷文达手里，恰如那浴火重生的凤凰。曾经他信手拈来组合汉字乃至外国文字，形成一种新的表达理解方式。他的作品既有文字游戏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有西方当代艺术的“咄咄逼人”。

时光荏苒，当时的青葱少年，如今已是年届古稀的艺术前辈，雄心犹在，锋芒锐利。本次展览，谷文达拿出了两个系列的作品，一是他已持续30年的著名作品《联合国》中的一件装置，乃他在全球范围收集人类头发所制；二是《西游记》水墨画系列。

陈家冷和谷文达，他们是那么相似，又是如此不似。谷文达长期“西游”，探索用他创造的“世界语言”表达中国当代艺术的态度；陈家冷则似乎以“纯血”本土状态，寻求中国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环境中的蜕变再生能力。

艺术的灵魂是思想，艺术的常态是无常，中华传统艺术的生命是悲天悯人，海纳百川，万千造化，生生不息。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看见」《苍穹》下的每一个她

◆ 黄丽茹

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热演的高浓度女性主题话剧作品《苍穹》，在类似《十二怒汉》的设定和情节下，藏的是更深的母女关系，回到了人类最亲密关系角色和身份探讨的母与女。

《苍穹》是出生于1984年的英国剧作家露西·柯克伍德的作品，由英国伦敦皇家国家剧院制作，于2020年1月在伦敦首演。露西的作品常常以深刻的社会议题为核心，结合历史背景和人性探讨，展现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道德困境。

在《苍穹》中，对母亲的思考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了整个剧情。剧中总共有14位女性，12位陪审员，另外一位是女囚，还有一位是失去孩子的贵族母亲。每一位都怀孕过，只有一位没有真正成为过母亲，但是她在8年里面流产12次——台词里提及“女性的身体，也是女性的苦难史”。

这14位女性几乎涵盖了女性从青春期到老妪的形象、生理阶段乃至历经的世事，从13岁去贵族家帮佣遭到强暴的少女母亲莉齐，到生育过21个小孩的83岁老妇人。她们之中，有人还得到过“最美满家庭”，对丈夫很满意，很依赖的年轻孕妇，也有因为丈夫不喜欢就改了自己名字的四个女儿的母亲，还有爽直、口无遮拦的苏格兰女生……她们的出场都是以夫姓。

我们看到18世纪的女性，作为母亲面临的社会压力。她们被期待无私地奉献，但社会却未为她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原来萨莉就是莉齐在14岁时被强暴后被迫生下的孩子，也是被莉齐的母亲，萨莉的外婆以五先令卖掉的女儿。

萨莉在她短短二十多年的生命里渴望被爱，被幻想中的爱情捕获，甚至愿意用生命去交换——就是因为年少的她根本没得到过自己真正母亲的教导和养育。可能在14岁的莉齐看来，她自己也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养育，虽然她接替了自己母亲接生婆的工作，开始在这个村子里面替不同的女性接生，因为医疗，因为经验，因为不是专业的身份，她也可能误伤了很多的新生儿……台词的惨烈程度让人很难想象。社会常常将母亲理想化，很少展现母亲身份背后的艰辛与挣扎，十二位女性陪审员不断讨论女囚犯是否怀孕以及她的命运，在里面我们不断反思母亲身份的意义、母性的价值以及社会对母亲角色的期待与压力。

“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和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谁的生命更重要？为什么我们必须选择？”这句话直接指向了剧中的核心矛盾：女囚的命运取决于她是否怀孕。这引发了我们对母性、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我们的母亲，她们的母亲，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她们的痛苦从未被记录，但她们的故事塑造了我们。

“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争吵和误解，我永远是我的母亲，我永远是她的女儿。我们注定要重复她们的生活吗？还是我们可以打破这个循环？”这部戏由英国当代剧作家编剧，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又由中国女演员演出，这种奇妙的时代错觉和文化差异，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关系的内核，如果不作出改变，母女之间的代际循环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不同的时代，女性依旧要争取更多地被看见，创造出更美好的生存条件。

# 我们终将成为自己

——观原创舞剧《白蛇》

◆ 木青

原创舞剧《白蛇》最近上演。上海观众的反应令人好奇，一方面，演出结束后鱼贯而出的人群都在纷纷议论该作品“晦涩”；另一方面，两个半小时长的演出几乎无人离场，演出后更是热情鼓掌、欢呼。这大概是物质生活发达后的一种必然结果。

原创舞剧《白蛇》是一个借由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发展而来的心理舞剧，表面上看，传统的叙事逻辑，即故事性几乎荡然无存，但其时空的交错混搭、各个象征元素隐晦而含义丰富的内倾化艺术表达，以及人物内心的分裂和统一，都是那样的发人深省，具有强烈的现代人文关怀精神。

舞剧分两幕，共8场，以时空混搭和多人格并行发展的方式探索了现代人对自身的“人格统合”的道路，以及最终乐观的向往，即海报所写标题“我们终将成为自己”。该剧的音乐创作由著名音乐家许忠担任。不难想象，面对如迷宫般复杂的剧情，该如何在双时空叙事、多重人格发展和逐渐展开的人性未解之谜当中做到音乐迅速切换且听觉统一，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作曲家完好地解决了该难题。舞剧《白蛇》的音乐形象生动、灵活多变、戏剧性强、可听性强、配器丰富且衔接自然。首先，在角色形象塑造方面，四个主角呈现出四种风格：白蛇是温暖、光明的浪漫主义风格；青蛇是高度半音化、接近无调性的现代主义风格；许仙是爵士和探戈相结合的混搭风格；法海是稳定庄重、理性、清醒、治愈的轻音乐风格。这四种风格附着在角色之上，配合着剧情或单独呈现、或叠置发展地交错进行，其发展手段包括旋律变奏、和声变奏、速度变化和配器变化。

《白蛇》是一部令人感到惊喜的原创舞



剧，可算是中国心理舞剧的先行者。《白蛇》的主创团队勇于把传统的白蛇传故事内容视为中国观众的“集体潜意识”，呈现出意识流文学一般跳跃的、支离破碎的解构状态，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分离出自我的意识（妻子）和自我的无意识（幻觉中的青蛇）。最终，白蛇了解到自身的“集体潜意识”世界，即前世回忆。一白一青也意识到了她们二人对立统一的圆满境界——蛇化人，一分为二；人化蛇，合二为一。如此，整个剧情朝着荣格所提出的“自性”发展，自我意识、自我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三者合一，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人格发展，即人格的完整。这也对应了舞剧的点睛金句——我们终将成为自己。